

铁凝

告别伊咪

作家出版社

铁凝自选集



铁凝自选集

告别伊咪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告别伊咪/铁凝著. —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1996. 12

(铁凝自选集: 1)

ISBN 7-5063-1117-8

I. 告… II. 铁… III. 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6) 第 22393 号

告别伊咪

作者: 铁 凝

责任编辑: 懿 翎 华 沙

装帧设计: 苏彦斌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电话: 65005588 转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

邮码: 100026

经销: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印刷: 京安印刷厂

开本: 850×1168 1/32

字数: 355 千

印张: 16

插页: 6

印数: 6001—11000

版次: 1997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第 2 次印刷

ISBN 7-5063-1118-8/I·1105

定价: 25.5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盗印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作者小传

铁凝，1957年生于北京，祖籍河北赵州。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，河北省作家协会主席，职业作家。

1975年开始发表小说，现已发表长、中、短篇小说及散文、电影文学剧本等300余万字。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《玫瑰门》《无雨之城》、中篇小说《棉花垛》《埋人》《对面》、短篇小说《哦，香雪》《孕妇和牛》，散文《河之女》等。

作品多次获全国优秀中、短篇小说大奖及多种文学期刊小说、散文奖30余项，在国内和海外出版单行本20余部。

电影《红衣少女》获1985年中国电影“金鸡奖”“百花奖”和文化部优秀故事片奖。

电影《哦，香雪》获第41届柏林国际电影节大奖。



此为试读,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


目 录

告别伊咪·····	3
埋 人 ·····	23
对 面 ·····	81
砸骨头·····	125
法人马婵娟·····	133
我的失踪·····	141
马路动作·····	152
唇 裂·····	163
棺材的故事·····	173
孕妇和牛·····	183
甜蜜的拍打·····	190
遭遇礼拜八·····	199
遭遇凤凰台·····	214
没有纽扣的红衬衫·····	225
麦秸垛·····	314

棉花垛.....	383
青草垛.....	448

告 别 伊 咪

这家的父亲从熟人家回来，对这家的母亲说，熟人家有一只白猫，一只他从来没见过的好看白猫。只是他们养猫的方法有些特别：用根破草绳将猫拴在厨房门口，猫浑身沾满灰尘。猫眼前是一个糊满嘎巴的空饭碗，叫人觉得这猫若有手，手里再有一根打狗棍，猫的处境就更不一般了。母亲说父亲想象力丰富，居然能把猫想作一个乞讨的人。女儿说，也许是猫的美丽和它那粗陋的生活方式对比之鲜明，才给父亲留下了深刻印象。全家感叹一阵，就转了话题。

数日后的一个晚上，熟人来到这家，手提一只不大不小的纸箱，对父亲说：“上次您去我家，不是夸过这猫好看吗，我给您送来了。”说着也不看这家人的眼色，就把纸箱打开将猫放了出来。

熟人的言行令父亲和母亲有些尴尬，因为父亲虽然夸奖过这猫好看，却并没有养猫的计划。这家人从未养过猫，再说他们住楼房，女儿也极爱干净。一家人望着那猫，猫蹲在熟人脚边，蓬头垢面，眼神躲闪，宛若逃学之后斗殴归来的一名顽童。

一时无人对猫的去留发言。

熟人有些沉不住气，便竭力向这家人证明眼前的猫原不是这猫的本色。为使猫显出本色，他请求母亲立刻备盆备水，他要当场将猫洗净。

用温水清洗过的猫果然焕然一新，当他那通身雪白的长毛变得光润、蓬松之后，他也自觉无愧于这世界了。他并紧健壮的双腿，闪烁着一双圆而大的眼睛好奇地打量起生人。他那淡蓝色的眼睛配以淡粉色眼角，显得格外娇媚。熟人观察着父亲和母亲，那眼光像在说：“你们不会为难了吧！世上难道还有不喜欢这猫的人吗？”

接着，熟人又趁热打铁地诉说了他将这猫送来的原因：父亲去世了，他要结婚了，于是便要给猫找一家最好的新主人。

熟人讲的尽是实情，新主人便决定收下这猫。难道还能再让这只干净猫钻进纸箱，让熟人拎着去找主儿吗？那就仿佛是他们全家一道抛弃了这猫。

这是四年前的事。

二

女儿给猫起了个名字叫作伊咪。邻居们都称赞伊咪的出众，却又提醒说：这猫大了点，养猫可是要自小养。

这时全家人才发现自己并没有大猫小猫的概念。记得熟人

送伊咪来时说他六个月，而明眼人却告诉母亲说，这猫肯定有一岁多。如此说，熟人送猫时，显然是瞒了岁数的。

无论伊咪是否被瞒了岁数，无论他是否已一岁有余，在这家人已不是最重要的，重要的是他们看重了伊咪的品格。这是一只仁义且憨厚的猫，他不肯轻易向人邀宠，也不随便感谢人对他的好意。来这家之后，他很花了些时间观察、体味和思索周围。他常常与家人拉开些距离，独自凝视着一个地方，似乎不愿太快地忘记从前那“破草绳、打狗棍”的生活，虽然现在的日子比从前要优越得多。首先新主人不再拴他，他尽可自由出入每个房间，并在晚上，走进父母房里，跳上床在母亲的脚边睡觉。他的饮食也从此规律起来，每日两餐，饭盆和水碗被女儿洗刷得干干净净。在逐渐地有了安全感和舒适感之后，他还为自己找到了蹠爪的地方：饭桌的桌腿。他常在一觉醒来之后走近饭桌，双“手”抱住桌腿开始他的蹠爪运动。有人说猫的蹠爪，大约是对爪的磨砺吧。他后腿拄地，前爪紧抱起桌腿，“咯咯”挠着，那爪子“刮”下的木屑落在地上，地上常有一小片淡黄色的木屑。日久天长，桌腿显出坑洼，那坑洼的桌腿就好比枯瘦老人的那站不直的腿。

在伊咪的蹠爪过程中你才能窥见家猫血液里那一点原始的野性：总要有备无患吧，总要为着意外的自卫而磨砺自己吧。这使得主人一直没有为他剪去指甲——像有些养猫人家常做的那样。既然强大的人类都有自卫的权利，猫的一副指甲又有什么不可容忍呢。他们也没有为他去势，女儿听一位养猫行家说，去了势的猫虽然温顺随，但只要与他的同类相遇，便要受到奚落和羞辱。他（她）们会一拥而上地嘲弄他并任意厮打他，因为他已不属于他（她）们中任何性别的一员。主人愿意让伊咪

自然地活着。

当伊咪经过了慎重的观察与思考，认定这确是一家真心待他的好人，便尽心尽意地与家人配合，决心为自己树立些更优良的品格。首先，他无师自通地学会了小便时上马桶，他很为自己能学得这一本领感到自豪，常在有客人来访时一次又一次跑进厕所，跳上马桶摆正自己，微微梗着脖子，神色庄严地开始撒尿。每当清晨和晚上，卫生间利用率最高的时刻，伊咪便也不失时机地表现他的紧迫和慌张。如果家中哪一位要进卫生间，他必定在你脚下一路磕绊着跑在前边，抢先冲进去，虽然那一刻他并没有什么好排泄的。如果碰巧他被关在了卫生间之外，他便煞有介事地在门口来回踱步，或扬起巴掌拍门，示意他的等待是有限的，他的迫切感早已胜过了里面的人。

伊咪希望全家和睦相处，反对各行其是。比如全家看电视，永远使伊咪激动。他激动着自己卧在全家人前，眯起双眼从始至终，那电视内容对他却无关紧要。他为难的是家人有时对电视节目的分歧：父亲津津有味地把住客厅的电视看足球，母亲和女儿到另一房间看电视剧。这时的伊咪先是遗憾地在两个房间奔跑一阵，最后便坐在两房之间的过厅里，以此来联络全家的感情。

幸亏明天又是个团聚的时刻，那时伊咪会无限欣慰地选择自己的位置——他常用一种极其虔诚的办法卧在全家面前。那是一种自己把自己摔倒在地，胸膛里还会发出一个“噢”的声音。他摔得忠实，摔得无所顾忌，他故意用自己的憨态，引来全家的高兴。

女儿说，也许伊咪的母亲没有来得及教会他怎样卧倒吧。

父亲说，这正是他要提起全家的注意——有我在难道你们

还各行其是吗？

三

伊咪的祖父是纯种波斯猫。到了伊咪这一代，只几分波斯成份了。但他的性格里，却几乎包含了波斯猫的全部特征：聪明、胆小、敏感。

当他确认了自己是这家庭当之无愧的一员，对家中的新鲜事物总是表现出极大的好奇和兴奋。从新添置的家具到篮子里应时的蔬菜，他从不放过对它们热烈的鉴赏。当母亲坐在厨房择芹菜时，伊咪会凑上前去，伸出小巴掌拍打着菜叶，就像在说，芹菜吗，我对这味道可不讨厌。女儿在一本关于养猫的书上确实看到，猫对芹菜味儿的特殊喜好，也就给他在饭里加些芹菜吃。伊咪吃着，品着。有时他也斗胆去闻葱头，立刻被呛得打起喷嚏——原来葱头不是芹菜。伊咪躲开了。

这家的钢琴是母亲的。每当母亲弹奏时，伊咪必定凝神屏气地坐在远处倾听。当他第一次听见钢琴发生的声音，居然兴奋地在沙发上奔跑了好几个儿来回。他感到疑惑不解，又为这奇特的音响不能自制。那么，我能使它发出声响吗？从此，他创造了一个新节目，便是趁人不备时一遍又一遍从钢琴上跑过。他那踩在琴盖上的步子细碎、匆忙却非常坚定，好像在摹仿人的手指，琴也会发出轻微的共鸣。但母亲是严禁他上琴的，为此她严厉地批评着他，他们面对面坐着。开始伊咪不动声色地听，当母亲的絮叨没完没了时，他便闭起双眼，微蹙着眉头，下巴向里紧收着，那神情分明在示意母亲：除了我之外，谁还能忍受你如此的絮叨呢。在以后的日子，这姿势成了伊咪准备忍

受强大不耐烦时的代表性神情。

这家的父亲是画家，有一次从山里归来，带回一只野山羊头骨的标本。这是一只矫健的公羊，两只深棕色的犄角向两边翻卷着，显得十分威武。父亲将羊头挂在客厅的墙壁上，伊咪立刻就发现了客厅的气氛不同寻常。

像所有的波斯猫一样，伊咪也是短腿，弹跳能力之差，使他没有向高处攀登的兴趣，但他能很快发现高处的一切。现在墙壁上出现了一个长犄角的家伙。他坐下来，仰起脸，端详着那于他来说十分古怪和陌生的东西，目光里有一点愕然，有一点敬畏。莫非这是家中一个新成员？我今后该如何与他相处？伊咪的仰望持续了很久，那静默的时间几乎超出了猫力所能及的程度，像等待那家伙跌下墙来，但羊头始终在墙上静穆着。之后他便将脸猛然转向父亲，在父亲和羊头之间又作了三番五次的审视研究后，才向父亲发问般地歪起脑袋：现在我知道了，这东西是你带回来的，看上去神气活现，其实呢，死的！

一架吸尘器却给伊咪带来了恐惧。无论它的外形和它的声音，都使伊咪有种世界末日来临之感。只要家人一搬出那家伙，伊咪便望风而逃。这时他选择的安全去处是前阳台，他常常跌撞着一路狂奔，奋力拽开阳台纱门将自己藏好。有一次昏头昏脑竟被纱门边缘一块破损的铁纱挂破了嘴角，致使他自造的这恐怖景象更加具有了真实感。但吸尘器到底没有敌过伊咪对它的研究，当他慢慢发现它那隆隆的声音、它那红白相间的身子、它那长长的“大鼻子”以及它那沉着缓慢的移动都是为了一个目的时，伊咪不再躲藏。吸尘器在前面吼着，他便迫不及待地它在它旁边打起滚来，而他选择的地方，正是吸尘器经过之后的一块“净土”。

然而一些最细小的动物，却永远使他不知所措。伊咪常常独自蹲在门厅的桂树花盆跟前，显出一脸的紧张。他盯住花盆忽而蹑手蹑脚地向前逼进，忽而又一步一步地向后退却。后来有人发现，令他退却的是从花盆里爬出来的蚂蚁。

他能面对公山羊头骨的威武，能面对吸尘器的轰鸣，却对付不了一只蚂蚁的蠕动。

四

每一年的雨季到来之前，油漆工都要来家里油漆门窗。

这天上午，两位油漆女工来了，提着淡绿色和乳黄色油漆桶。这本是伊咪睡觉的时间，但油漆工的到来使他一下提高了警惕，他一定觉得此时看守住这家，比睡觉更重要。谁知她们是干什么的？她们那斑斑点点的衣着，手里那颜色刺人的油漆桶，以及桶内那放射性的气味，都超出了一般客人的轨迹。于是当来人开始了她们的涂抹时，伊咪也就开始了对这家的监护。一个房间被涂抹完了，他便紧随她们走向另一个房间。他选准合适的位置坐定，一丝不苟地注视着来人的行为，这使得主人反倒不好意思起来，好像伊咪的出现是应了主人的派遣。女工们却很开心，因了一只猫对她们的陪伴，并如此关心她们手下这枯燥的劳作。她们笑着，笑伊咪对眼前事情的专注，笑他强撑着一双困倦的眼皮却仍不肯离去。直到近中午女工终于告辞，伊咪才松懈了全身迈上床去，倒头大睡起来。

对待电话，伊咪一向持积极态度。每逢电话铃响，他总是第一个朝铃声奔去，然后再焦急地去找主人。他一路蹭着主人的腿，朝主人高高仰起头，像是对你说：为什么不能快一点，电